

全面讲述朱元璋无权、谋权、夺权、掌权的权术人生

权力野兽

朱元璋

朱元璋对待权力，拥有野兽对待猎物一样的本能：强烈的欲望，可怕的耐心，漫长的潜伏，混乱中保持警醒，判断出真正的机会，露出獠牙，发出致命一击

这个嗜权如命的明朝开国皇帝，留给世人的却是一个太平盛世，史称“洪武之治”

3

(大结局)

张笑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权力野兽

朱元璋 3 (大结局)

全面讲述朱元璋无权、谋权、夺权、掌权的权术人生

张笑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野兽朱元璋 . 3 , 大结局 / 张笑天著 .

上海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2010.7

ISBN 978-7-5452-0709-5

I . ①权… II . ①张… III .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6413 号

责任编辑 : 吴 迪

特约编辑 : 吴怀尧 张晓洲

版权提供 :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 读客图书

书 名 : 权力野兽朱元璋 . 3 . 大结局

著 者 : 张笑天

出版发行 :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 19.75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52-0709-5

定 价 :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恩威并重，永远是法宝 /1

朱元璋说：“朕看看不用送礼的生员的卷子，一定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了。”当汪广洋把卷子递到朱元璋手中时，他先是皱了眉头：“你的字可不怎么样。”看了几行，显然被吸引了，接着往下看，终于露出了喜悦神色，说：“你小小年纪，文章写得如此老辣，真看不出。”他又认真往下看，突然惊叫起来：“啊！”

第二章 敲山震虎，将高官剥皮 /23

一场风暴过去了，权力炙手可热的杨宪不但没能如愿以偿地爬上丞相宝座，反倒丢了性命。朱元璋很震惊，立国不久，就出杨宪这样以身试法的人，不严加整肃，哪堪设想？这天早朝时，朱元璋决定再次敲警钟。

第三章 你不给我留面子， 我就把你打入死牢 /47

胡惟庸瞪大眼睛，半晌才跪下去说：“皇上请三思。论资历、论才干，臣都不配，百官攻击我倒无所谓，到时候会说皇上不会选贤任能，有辱皇上名声。”

朱元璋说：“朕只要做了，就不后悔。你起来，朕告诉你，朕早有重用你的意思，有人说你虽精明干练，却叫人看不透。也有人说你口是心非，包藏祸心，你自己觉得呢？”

第四章 画一张关系图，就能控制所有人 /59

朱元璋问：“朕让你画的图，画完了吗？”

朱元璋要云奇画的其实是朝中勋臣、国戚之间的纽带关系图，朱元璋怕裙带关系主宰了朝政，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才不会受蒙蔽。

第五章 救命恩人也不放过 /77

朱元璋说：“你很有辩才，刘伯温没办到的事，你轻易地办到了。”

第六章 朱元璋一吃醋，就得死人 /98

朱元璋说：“你的清高自负在朕面前什么都不是。朕并不想相强，但朕既是看上你了，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第七章 要么忠于我，要么干掉你 /119

朱元璋看了看已蒙上白布的尸体，吩咐说，对外就说她得了急病死的，上吊自杀总不是好事，容易引出许多谣言。

第八章 功臣算得了什么 /139

朱元璋又敕令他们走到午门外去示众三天，“不必带枷，自己向过路百姓陈述所犯罪过，多于三十人围观的，就要重新说一遍。”陆仲亨和费聚听后，脸都绿了，但不得不齐声说：“遵旨。”

第九章 威信高的人更不能留下 /159

朱元璋一个人仍在奉先殿空旷的大殿上走来走去，在巨大的廊柱下，他显得孤单而渺小。值殿官上殿来，小心翼翼地启奏：“回皇上，监斩官刑部尚书吴云启禀皇上，问什么时候问斩，他说再不动手，恐怕要出事了。”

第十章 基本上把朝廷里的大官杀光了 /183

朱元璋暗自庆幸没有牵涉到身边执掌国家权柄的几位重臣，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朱元璋问大家：“你们说怎么办？”

第十一章 说杀就杀，说贬就贬 /195

“当真人不说假话，”胡惟庸终于开口说，他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不管他怎样尽忠，皇上都疑心他不忠，这都是当丞相的苦衷，伴君如伴虎，现在可真是骑到老虎背上了。若只是他一个人呢，也无所谓了，皇上要杀要砍随他去了。可他听说皇上屏风背后有一张图，画得跟蜘蛛网似的，串在他网上的五品官以上的就有五六百人之多……

第十二章 逼着丞相造反，再顺手收拾他 /213

朱标问：“父皇想用欲擒故纵之术？”

朱元璋分外兴奋：“你太令朕高兴了。举国上下，人人都说胡惟庸是经国之栋梁，于社稷有功，现在杀他，会让人为他可惜，抱不平，反倒怪罪于朕。让他自己把狼子野心露出来，恶贯满盈了，也就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收拾他也就瓜熟蒂落了。”

第十三章 发现老婆给自己下毒 /228

朱元璋冷笑一声，又把酒夺回到手中，他那闪着厌恶和仇恨光焰的眼睛直盯着达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这杯酒，朕命你喝下去！”

第十四章 睡觉都睁着双眼， 防止有人加害 /244

一个月后，朱元璋下令废除中书省，由自己直接统领六部，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

第十五章 怀疑儿子有夺权异心 /267

朱元璋说：“这狗东西大胆，敢离间朕骨肉。”他马上扫视一眼朱棣，冷冷地问：“你动心了吧？”

朱棣急忙跪下：“父皇这么说，儿臣无地自容了。儿若有半点邪念，也不会将这事告诉父皇啊，这不是反而引起父皇疑心吗？儿臣正因为坦荡无私，才说出来的。”

第十六章 临终前杀死一大批人 /288

朱元璋出现了回光返照迹象，他抓住朱允炆的手，再三谕令，千万不要让各王回来，既不准回来探病，更不准来奔丧，各守封地，防止内患外乱。

第一章 恩威并重，永远是法宝



夺权！夺权！

当丞相李善长在朝中威名四起，与重要官员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后，朱元璋决心要收回他的权力，而且很快就开始物色新丞相的人选。

李善长要被罢相的传闻，一时间在朝野上下不脛而走。他因袒护外甥李彬的事失宠，本想主动请辞，又担心朱元璋赶尽杀绝，只好拖着。

最为沮丧的莫过于杨宪，本来他自视为丞相的热门候选人，却没有想到因为弟弟杨希圣婚约的事情，得罪了朱元璋。

杨宪当着朱元璋的面承诺，让弟弟解除婚约，结果杨希圣死活不肯，近乎吼叫地愤愤道：“皇上抢夺臣妻，亏他说得出口啊！”

这一来，杨宪更是长吁短叹，闷闷不乐。李善长安慰他：“徐达一直带兵在大漠以北追击元朝余孽，即使担任丞相也干不了事，他日前上了奏疏，希望皇上选一个文官担当此职，我听说这几天皇上正在向十三台御使们询问此事，所以你依然是右丞相的人选，而且很有希望！”

杨宪叹了口气，缓缓说：“但我得罪了皇上。”

李善长哼了一声，不紧不慢地说：“你弟弟为了一个女人，把前程都搭上了，值得吗？”

杨宪皱紧眉头，苦着脸说：“不光是他，连我这个当哥哥的，前程

也要搭上了。”

李善长叹道：“现在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是我力荐的人，又沾了亲，你为这事开罪于皇上，我因李彬的事抬不起头来，这可不妙啊！皇上说不要熊宣使的妹妹，那是气话。”

杨宪说：“开国以来，我看皇上疑心比从前重多了，你说廖永忠是真疯假疯？”

李善长对此事讳莫如深：“隔墙有耳，你千万别去议论此事，管好自己的事吧。”刚说完，他听到一阵悦耳的鸽哨声，便循声向外张望了一下，恍惚看见有几个人在放信鸽。

原来是杨宪的妹夫钱万三和儿子钱大正在往一只信鸽脚上拴苇子杆儿，然后一松手放飞。鸽子带着鸽哨声起飞后，在大宅院里飞了一圈，向远处飞去。钱大仰着脸说：“可别迷了方向，飞不到贡院去呀。”

钱万三倒信心十足，他美滋滋地道：“已经试了好几遍了，没事，这鸽子比人都灵，到时候你别在号舍里睡着了就行。”

钱大说：“我考上进士能放我个什么官？能有舅舅的官大吗？”

“你真能做梦，你舅舅如今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仅比丞相小一点，你就是中了进士，最多点个翰林，有苗不愁长啊！”

信鸽饲养人又抱来一只信鸽，钱万三将卷好的纸卷塞进苇子杆里，再次绑到信鸽腿上放飞。他嘿嘿笑道：“为保险，有两只足够了。”

李善长无意中又被好听的鸽哨声吸引后，不由得又向窗外张望一眼，他说：“那个胖子是谁？我好像见过。”

“是我妹夫。”杨宪笑道，“你当然见过，他就是当年出钱修南京城墙，差点掉了脑袋的钱万三，你怎么会没见过？”

李善长说：“怪不得眼熟呢，他不是住苏州吗？来京城干什么？”

“陪儿子来应乡试。”杨宪说，“后天秋闱就要开场了，题目一点风没漏吗？”

“怕只有刘基、宋濂和皇上三个人知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丞相是主考就好了，我们也能沾点光。”

“你可要小心。”李善长提醒杨宪，“刘伯温是个六亲不认的人，现在我们不走字儿，更要谨慎从事。”

杨宪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丞相今天在我这吃顿便饭吧。”

李善长推辞道：“饭就不吃了，家里还有事。”

杨宪不便强留，便笑道：“前几天有人从山海关外给我弄来几个熊掌，我叫人送几个到您府上！我有个厨子专会做熊掌，从前给元顺帝当过御厨，我派他过去为丞相烧熊掌。”

“你真是美食家呀。”李善长笑道，“但别本末倒置了。官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你怎么办？”



考核官员

穿大朝服的朱元璋再次摆好姿势让李醒芳画像，但他并未停止工作，对面坐着好几个臣子。

他问户部堂官詹徽：“户部今年用于赏赐的军用布匹怎么样了？”

詹徽奏报：“想向皇上请旨，令浙西四府在秋粮内征收三十万匹布。”朱元璋摇头道：“不能随意加重浙西农民负担，松江为产布之地，理应由松江征。浙西四府如果都用粮顶布，那当地民众吃什么？”

詹徽只得说：“是。”

陈宁说：“据陕西巡抚报，在原有每亩地一斗的基数上再加收六升盐米，不然从海边运盐到内陆花费太大。”

对此提议，朱元璋也予以否定，他道：“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朝令夕改。你告诉陕西，六升盐米捐不准开征。”

陈宁答：“我们将遵旨办理。”

“今年淮河两岸灾情很重，除准备下免税诏书外，再给灾民发放抚恤粮，朕会令中书省会同户部拿出个办法来。”

杨宪想了想，道：“免税已是皇恩浩荡了，再发放抚恤粮，怕是不妥，国家尚不足用，每年官员的俸禄也很拮据。”

朱元璋冷笑一声，说：“朕正想减官员俸米呢，得天下者得民心，从前我们做到了，得天下后还要得民心才行。失了民心，得到的天下也会丢掉。”

杨宪只得说：“是。”

这时朱元璋已溜到了李醒芳身后。他见画上的朱元璋已初具规模，

形象威仪而丰满，而且威武中透着慈祥，耳朵大，却不刺眼，下巴长，但显得刚毅。朱元璋大为高兴，连声拍掌说：“你真是第一国手啊，你们来看！这才把朕的风采、神韵画出来了。”

众人先后过来观看画像，都说画得像，只有胡惟庸左看右看，最后感叹道：“比皇上真人还差点，谁也画不出天子所有的风采来！”

朱元璋要重赏李醒芳，他回头叫云奇，太监总管赶紧说：“圣上不是派他公干去了吗？”

朱元璋这才想起，是派云奇捞泔水去了。这是突发奇想，却也是朱元璋的得意之笔。当年他讨饭的时候，就从富豪人家的泔水口捞过剩饭菜，他那时能够准确地从每户人家的泔水口判断出富裕的程度。他决定把这一手绝活用于考核他的臣子们是否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个任务除了交给云奇，似乎委托哪个大臣都叫人难堪，传出去也不雅。

杨宪是朱元璋指定考核的要员之一。云奇带人来到杨宪家高墙外，他们推个独轮车，上面放着两个空桶。有几个穷人模样的人在阴沟出口用大铁勺捞里面流出来的泔水，泔水很稠，里面有大量的剩饭、肥肉、地沟油。云奇心想，他们倒先来了一步，看来这里油水不小。一个淘泔水的独眼龙警惕地过来问：“你们是来淘泔水的吗？”

云奇说：“是啊，听说这里的泔水肥得流油，回去喂猪上膘快。”

“那倒是。”淘泔水的独眼龙说，“不过，这个泔水口我们包了，别人不能到这来淘泔水。”

云奇说：“嗨，这可新鲜！泔水还有包的吗？”

独眼龙说：“你不知道就去打听打听，我们包下来，是掏了银子的。”云奇想了一下，说：“这事好商量，我给你一锭银子，你让给灌满两桶泔水，要干一点的，别尽是汤水。”

独眼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与几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什么，一锭银子买两桶泔水？不是你疯了，就是我大白天撞鬼了。”

另一个说：“他的银子准是假的。”

云奇摸出银子说：“笑话，你看，这有印记，是官银。”

独眼龙接过银子，凑到唯一的一只眼下看了半天，又用牙咬了咬，用手掂了又掂，说：“是真的。”他嬉笑着对云奇说：“看来你是个财

主，财主来挑泔水，这犯的是哪股风啊！你知道吗？你这一大锭银子能买十石粮，你却跑这来买泔水？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啊？”

云奇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装啊，装满了，银子就归你了。”

独眼龙把银子掖到怀中，对几个伙计说：“给他装，完事帮他送到地方。”又对云奇说，“有了这大锭银子，我们哥几个也不淘泔水了，这泔水口就让给你啦！”

没想到花了一大锭银子的云奇说：“我只要这两桶，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是独眼龙怎么也不敢相信的事，忍不住又拿出那锭银子翻过来掉过去地查验，总疑心这是假货，不然，天下有这样的傻瓜吗？



恩威并重

新建的文楼是太子讲经处。明媚的阳光从门窗射进来，此时偌大的房子里只有宋濂和太子朱标二人对坐。

朱标发问：“先生说仁政可安天下，仁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宋濂道：“仁政是孔夫子所倡，是与苛政相对的，孔夫子痛恨苛政，所以才有苛政猛于虎的说法。他说天下无道已久矣，怨恨又无奈。”这时朱元璋悄悄从侧门进来了，因在宋濂身后，宋濂未发现，朱标刚要说话，见朱元璋向他摆手示意，便未出声。

朱标问：“先生，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真的是这样吗？”

“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确是赵普说的。不然赵普怎么把大宋开国之初治成了盛世？”

朱标问：“那一定是仁政了？”

宋濂说：“当然。”

朱标提到父皇在衙门旁边设立皮场庙，“杀了贪官剥皮实草摆在大堂上，这是不是仁政呢？”

宋濂一时答不上：“这个……”

朱元璋插话说：“也是仁政。”

宋濂这才发现了皇上，忙站起来：“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朱元璋说：“快请坐，朕也是先生的学生啊！”这话太谦，反倒令宋濂不安。宋濂落座后，朱元璋接下去陈述他的观点：“不用严法对付贪官，他们就会用苛政欺压黎民百姓，让官吏们奉公守法，百姓就得实惠，可以安居乐业，这不是仁政吗？”

宋濂笑道：“虽拐了个弯，也说得通的。”他指着面前的《春秋》说，“《春秋》是孔夫子褒贬善恶的一本书，倘能悟透，永远遵行，就会天下太平。”

朱元璋说自己虽没用《春秋》治军、治国，却也相契合。

他说：“先生每天教太子仁政，这固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但仁政不等于是同情之心，妇人之心。”

朱标问：“父皇认为帝王不该讲人情吗？”

“如果只是一味地心软，动不动就洒下同情之泪，断然当不好一国之君。”

朱标问：“当皇上一定要心狠手辣吗？父皇也是这样吗？”

这话戳了朱元璋的肺管子。

“胡说！”朱元璋不无埋怨地看了宋濂一眼，说：“看看，在先生陶冶下，太子成了一个女人。朕施以严刑峻法，比如杀你哥哥朱文正，那确是心狠，心狠杀了他，天下震服，几年之内没有敢以身试法者。”

宋濂替朱元璋打圆场说：“那天太子不是亲眼所见吗？大将军常遇春的灵柩从北面运回来，皇上哭得那么伤心！人都是有良心、有同情心的，皇上怜悯天下贫苦人，一再免税捐，赈灾抚恤，这也是同情之心啊！”朱元璋告诫太子不可一味地发善心，那就会把人放纵了，会诱发人的恶性，“恩威并重，这四个字永远是法宝，你要时刻牢记。”

朱标说：“这样看来，孔子的仁政不完全了。”

宋濂说：“臣前些天在李丞相府看到皇上去年冬天写的一首绝句，写得好，大有山河一统再造盛世的气魄。”

朱标说：“我怎么没看过？”

宋濂便抑扬顿挫地背起来：“腊前三白少无涯，知是天宫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冻，张骞无处再乘槎。”

朱元璋说：“这不过是偶尔为之。写诗终究是雕虫小技。朕打算把这几年来亲自草拟的论、记、诏、序和诗文收集到一起，还想请宋濂先

生给斧正一下。”宋濂很是称道，认为正好可以编一部《御制文集》。

朱元璋说：“恐不足为后世凭。先生和刘伯温把元史修得差不多了，本朝之史也该留意了。”

宋濂说：“隔代才修史呀。”

朱元璋说：“本朝人、当代人如不留下文字凭证，后来人怎么写，也不好杜撰吧？”他这是在暗示，让本朝人多留下颂扬文字。

宋濂说：“那是。”这时陈宁进来说：“陛下，蓝玉从北方进贡一种神奇的鸟，叫海冬青，日飞千里。陛下不去看看吗？在西鹰房。”

朱元璋对宋濂、朱标说：“走，都去看看。”

西鹰房里，一只巨大的纯白色的海冬青鸟用铁链子拴着，盛在一个很大的笼子里，这是出产在长白山、混同江一带的巨鹰，体躯很大，翼展丈余，是蓝玉刚刚贡进来的。

朱元璋兴冲冲地赶来看海冬青，饲鹰人适时地打开了笼门，那大鸟抖开翅膀，扇起狂风，众人都一惊，海冬青稳稳地落在了朱元璋肩上，众人无不称奇。朱元璋说：“这海冬青好像与朕特别友善。”

宋濂对这种北方神鸟知之甚多。海冬青最有灵性，知道长幼尊卑，金朝诗人赵秉文称它俊气横鹜，英姿杰立，顶摩苍穹，翼迅东极，铁钩利嘴，霜柳劲翮。从唐代起，北边的人便向宫中进贡这种纯白的海冬青，称白玉爪，极为罕见，唐时规定，凡是流放到辽河、松江的罪囚，只要捕得海冬青，便可赎罪，传驿而归。

朱元璋逗弄着肩上的大鸟，那鸟竟在他手上啄食粟粒，一点不眼生。朱元璋问宋濂：“本来是白鹰，为什么叫海冬青？”

陈宁说：“蓝玉附来一纸条。他不附上这几行字，臣也不懂。过去称它是从鲸海飞来的青色之鸟，鲸海在东面，故称海东青，也有写冬天的冬的，得此鸟为天下吉兆。”朱元璋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禽鸟误政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国人瞩目的大明王朝第一科在江南贡院拉开了帷幕，这给繁华的南京城又平添了三分喜气，全城百姓都如逢佳节一样兴高采烈。从夫子庙（今日礼贤馆）到贡院这几条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来应江南乡试的人开始经过严格检查入考场。

钱万三带着家人送钱大来到了考场门口，钱万三再三叮嘱：“千万要抄明白，别丢了字。”钱大手舞足蹈，笑道：“等着我中状元吧。”

钱万三批评他四六不懂，“这才是乡试，怎么就说中状元的话，别叫人笑话。”杨希圣给他扫盲：“乡试考中举人的榜首叫解元。”

钱大点了点头，握着拳头说：“那我就先来个解元。”

杨希圣又道：“解元、会元、状元全拿，才是连中三元。”

杨宪远远地站着，装作不认识钱大。风度极其潇洒的李醒芳和楚方玉也在拥挤的考生中间出现了，二人表情轻松，说说笑笑朝贡院的正门走来。他们看见了刘三吾，望着他白发皤然走路颠簸的样子，楚方玉说：“官场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在家好好抱孙子多好。”

李醒芳说：“也许重孙、玄孙都有了。每一科都有这样的人，有人考了一辈子，八十岁了还是个童生。举人、进士就是绑在水牛角上的一把青草，总是看青草离得很近，用足了力气去够，又总是够不着。”

这时锣声响了，仪仗开路，几乘大轿缓缓而来。

考生们见到“回避”、“肃静”和“江南乡试主考刘”“副主考宋”的招牌，连忙闪开道。李醒芳说：“刘伯温和宋濂来了。有他们二位主考，这一科说不定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他认定这二人为官清廉，不会为银子污了眼目。李醒芳如果不受赏识，楚方玉认为那太亏了，就不如答应朱皇帝，当翰林院侍讲了，那是多清高的地方呀。

钱大早早地找到了自己的号舍，在拐弯处，恰好不是监考视线容易关注的地方，正合他意。李醒芳、楚方玉也归了位。

毗连的号舍像是监舍一样密集，此时贡院里蝉鸣声震耳。天热难挡，树叶子全都晒得卷曲了，号舍里的人个个汗流浹背，不断地擦汗。

刘三吾刚刚得了试卷，他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填写贯籍、姓名及三代，然后有人过来“糊名”，即把这二尺长的部分糊住，以免有人徇私作弊。隔不远处是李醒芳，他摇着扇子，不慌不忙地看题目。

再隔几个是楚方玉，天再热她也不敢脱衣服，以致满脸汗水。

钱大在拐弯处的号舍里，他已把题目写好，卷成一个细细的小纸卷，小心地送进苇子管中，然后抓耳挠腮地等待，不时地从狭小的号舍里探头望天。忽然，鸽哨声响了。钱大乐不可支，他趁监考人走开，两个指头往口中一伸，打了一声口哨，那鸽子便直奔钱大的号舍飞来。

当信鸽稳稳地落在考桌上时，钱大快速地把藏了考题的苇子杆绑在了信鸽红腿上，又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信鸽腾空而起，在大柏树上飞了一圈，飞出了贡院。钱大半躺半卧，悠闲地拿起了蒲扇。

一阵锣声响过，朱元璋的卤簿浩浩荡荡地向贡院街推进。

走在仪仗前面的是执门旗的红甲士五人，旗下四人执弓箭，随后是白甲士五人执月旗，旗下四人执弩，再后是风、云、雷、雨旗各一，都是黑甲士执掌，更有天马、白泽、朱雀旗及木、火、土、金、水五行旗居后。

旗后出现五辂车，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接着是铺天压地的伞盖，黄盖一，红大伞二，华盖一，曲盖二，紫方伞一，雉扇四，朱团扇四，羽葆幢、豹尾、龙头竿、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绛引幡等使仪仗更加绚丽夺目。

谁也没有想到，朱元璋没有坐在居中的大黄玉辂中，却骑着一匹枣红马，肩上扛着那只北方进贡来的海冬青巨鸟。

当朱元璋肩上扛着羽毛如雪的白玉爪海冬青从马背上下来时，刘基吃了一惊，他也不管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宋濂、陶安等众臣在场，不先奏报考场的事，反用轻蔑的口气说：“没听说过皇上贡院巡考还带着玩物的。”朱元璋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蓝玉从北边刚贡进来的海冬青，与朕一见如故，怎么赶它也不下去。”

刘基抓住理不饶人：“当年皇上砸碎了陈友谅的镂金床，不是把这四个字铸在宫门前自省的么？皇上是万民表率，如因玩禽鸟而荒废了政务，那损失就大了。而况陛下今天是来视察乡试考场，考场士子们都是未来执掌权柄的人，皇上不应给他们一个方正表率吗？”

在众官面前如此不给皇上留面子，朱元璋怎么受得了？他怒道：“你这人好没道理！朕每天天不亮上朝，天大黑了还在殿上，你们哪个大臣有朕这般辛苦！朕倒成了玩物丧志、禽鸟误政？况这玩鸟，也是偶一为之而已，你却如此小题大做。”

君臣僵到这地步，总得有人出来打圆场，没有比李善长更合适的了。他说：“不必小题大做，这没什么，况神鸟临朝，也是祥瑞之兆。请皇上息怒。”刘基仍不识趣地把在门口：“皇上无论如何不可扛着鸟去见士子们。”

朱元璋待要发作，想想，又改了意，一是赌气，二也表现一下自己并非玩物丧志，他从侍者身上拔出剑来。众皆大惊，以为刘基要遭殃。

朱元璋将肩上大鸟抖落下来，一剑刺死在地上，问刘基：“你不用再唠叨了吧？”

刘基笑了：“臣向皇上赔罪。”

朱元璋掷剑于地，恨恨地说：“你刘伯温有时实在让人无法容忍！”又转对群臣说，“他虽屡屡犯上，可细想，他又有理，是啊，士子们都想见见皇上，倘朕托着鸟儿去见他们，他们会多失望啊！”

宋濂望了刘基一眼，又笑了笑，这才悄然说：“方才我吓坏了，以为他要杀你呢。”

“那怎么会。”刘基谅他不敢，“主考官因谏皇上别玩物丧志而在贡院门前被杀，他将是比秦二世还要臭不可闻的皇帝，大家这样下力气辅佐他，岂不是我们瞎了眼吗？”宋濂点头，表示赞许。

此时考舍内的钱大正翘首盼着信鸽归来，否则他只好交白卷了。他焦灼地探头望天，抓耳挠腮。

朱元璋一走入院中，立刻被聒噪的蝉声吸引了，他停住步说：“这蝉鸣太叫人心烦了，考生怎么能静下心来。”

宋濂说：“蝉鸣如读书声，自古而然。”

朱元璋一眼看见了正在舍中答卷的李醒芳，走过去，看了一眼他的卷子，问：“你听这蝉鸣心里烦不烦？”

“烦又有什么办法？”李醒芳说。

朱元璋回头问众臣：“马上把所有的树锯倒如何？不就没有蝉鸣了吗？”李善长以为不妥，“这些森森柏树和公孙树都是宋代所植，毁于

我朝，会叫后人讥笑的。”

“说得也是。”朱元璋想想，才有了主意，他传旨派人去后宫叫三十个太监来，每人一把长竿，不停地拍打树木，让蝉不敢鸣叫。

刘基赞扬这是个好主意，胡惟庸马上说：“我去叫人。”

一阵鸽哨过后，信鸽盘旋着轻轻落在钱大号舍前，钱大捉住鸽子，拿到桌下，从它腿上解下一个苇管，然后拍拍鸽子翅膀，鸽子振翅飞去。钱大吹口气，将苇子杆里的细纸卷吹出来，轻轻打开，上面写满了极小的工楷字，翻到背面也有字。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将它放到腿上，贼眉鼠眼地四下溜溜，开始看一行抄一行地答卷。

尽管有人为朱元璋左右打扇子，他还是热汗滚淌。再看看考生们，有些人顾不得礼仪了，在号舍中干脆赤膊写卷。朱元璋来到刘三吾面前，不禁笑了：“哎呀，这里有一位应考的白头翁啊！”

刘三吾站了起来，神情严肃地道：“陛下，考舍狭小，恕学生无法给您行大礼了。”

朱元璋问：“你叫什么呀？”但马上自我更正说，“错了，错了，朕怎么可以问名字呢！卷子上都是糊名的，朕问问你贵庚总行吧？”

刘三吾答：“七十有二。”

朱元璋感叹连声：“人生七十古来稀，你过了古稀之年又来应考，须有一颗童心才行，考过多少科了？”

“回皇上，”刘三吾说他从十六岁考起，“三年一大比，去掉战乱年月停试，总共考了十七科，全都名落孙山。”

朱元璋啧啧有声，慨然称赞，“真是屡试不第，痴心不改，是因为文章不好吗？”刘三吾咬定是考官贪赃枉法，“他们认钱不识才，或者虽不认钱，也不识才。”

朱元璋冲刘基、宋濂大笑道：“听见没有？他是骂考官呢。”他又问刘三吾：“这一科，先生能中吗？”

“这要问考官。”刘三吾说，“倘真能以卷取人，我早该中了；如果考官是昏庸的人，我还会落第，这就是我最后一科，今生不再进考场了。”朱元璋指着刘基问：“你知道这考官是谁吗？”

刘三吾摇摇头：“我又不给他送礼，我怎么知道他是谁，看面相，此人没有奸相。”朱元璋又大笑道：“他是刘伯温，听说过吗？”